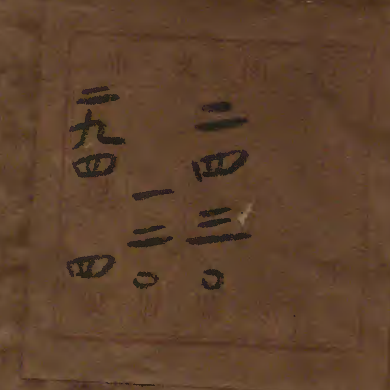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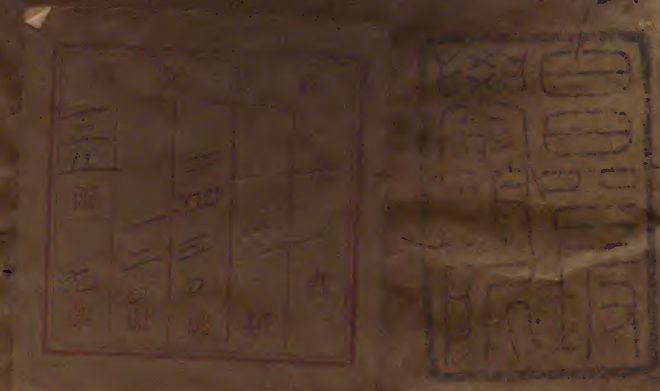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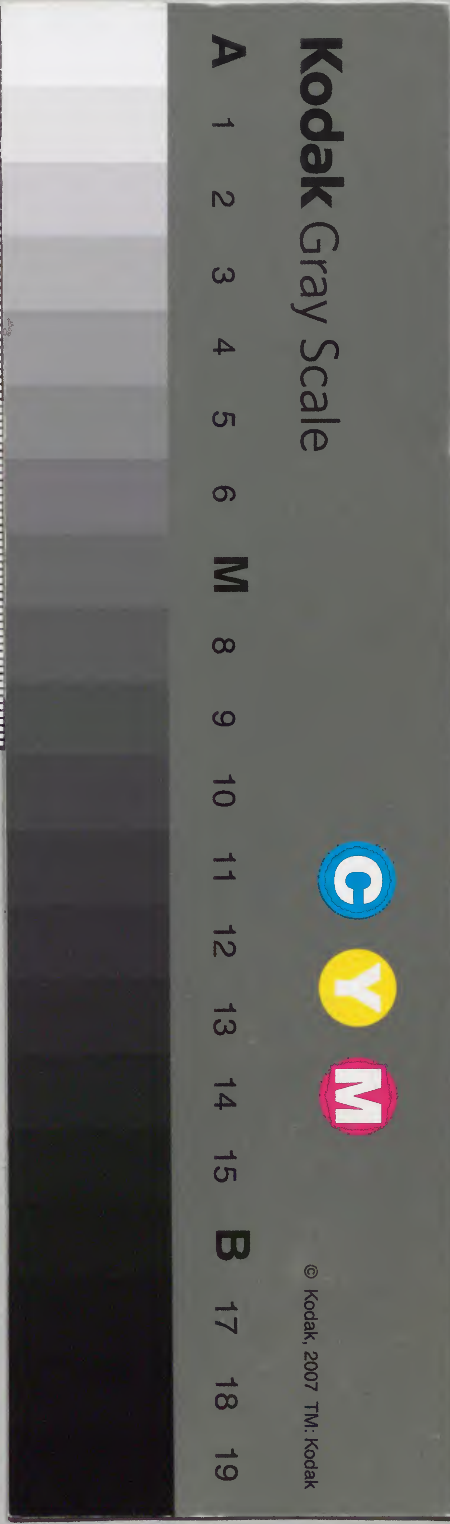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三百三十一之三

百十四  
西商 南蠻 西戎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115)	
函號	294	3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四裔考

南丹州蠻

南丹州蠻亦溪洞之種其地與宜州接宋開寶七年

酋帥莫洪贊遣使奉表求內附九年復來貢求賜牌

印詔刻印以給之太平興國五年貢銀百兩賀平太

原雍熙四年洪贊族人莫淮閩以河池縣知縣余承

鑿取其牛怒而劫掠誘群蠻為寇詔誅承鑿以知宜

州侯汀失於備禦免官發諸州兵進討未至而蠻已

遁。詔拊諭之。自是不復寇。淳化元年。洪贊卒。其子洪皓襲稱刺史。遣使入貢。上降優詔。賜綵。自洪贊領州十餘年。歲輸百金百兩。洪皓襲兄位。專地利。不修常貢。其弟洪玩忿之。挈妻子來奔。宜州。洪皓數引兵攻洪玩。乃乘傳詣闕。訴其事。請發兵致討。上以其蠻夷。但羈縻而已。不欲爲之。興師報怨。洪玩先自稱南丹州副使。以爲邵州團練副使。給田十頃。下詔戒勅洪皓。景德二年。洪皓歿。長子淮勅襲父任。俄爲其弟淮迪所逐。遂以淮迪知南丹州。淮勅帥屬來奔。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太中祥符九年。討撫水蠻。詔淮迪約

勒溪峒勿從誘脅。明年。平撫水蠻。淮迪等以勞進秩。景祐三年。淮迪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至和元年。命世漸爲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州事。明年。以淮迪爲懷遠大將軍致仕。世漸爲刺史。檢校工部尚書。賜袍帶。錢十萬。絹百疋。又補其新黨數十人爲檢校官。如故事也。世漸歿。嘉祐末。命其子公帳襲之。有世忍。者亦淮迪子也。初率其屬入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奪其地自守。請於朝廷。願授刺史。補其親黨。如故事。歲輸銀百兩。三命。遂命爲刺史。皆如其請。熙寧二年。授世忍檢校禮部尚書。元豐三年。入貢其印。以西

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夫國主爲文。詔以南丹州印賜之。令毀其舊印。六年。遷檢校戶部尚書。官其子妖九人。世忍。歿。子公佞襲。大觀元年。廣西京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進築平允。從州收文地。蘭那安外。習南丹八州之地。併爲鎮。庭孚觀州。延德軍。以其弟公晟襲刺史。宣和四年。公晟乞以州事傳其姪延豐。願與其子歸朝。詔從之。仍乘驛給券。紹興三年。廣西經略安撫劉亮適言。南丹公莫公晟。領賊圍打觀州。燒毀寶積。監宰臣朱勝非奏。此皆是崇觀及宣和以來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屢下本路。

帥臣監司相度。皆以爲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言。公晟自添差路分。鈴轄逃去。後未嘗差官。乞先與一職名。欲於遙郡下添入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舊賜南丹州刺史印記。今依舊行使。從之。而公晟未出受命。至二十四年。廣西經略安撫司言。愿忠言莫公晟進馬。與諸蠻首領並皆歸順。令公晟守本官致仕。以其子延沈承襲。上諭輔臣曰。得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於是延沈承襲。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愿忠又奏說諭到諸蠻三十一種族計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四十寨一鎮三十二團一百七十九峒皆納款面內乞作羈縻州縣實爲熙朝盛事明年又加延沈團練防禦使三十一年廣西諸司言莫延沈恣行慘酷爲諸蠻迫逐歸投省地而歿衆共推莫延廩承襲知南丹州詔依例補授官孝宗隆興初延廩以諸蠻謀害孀家歸朝廷延甚管州事經略司保奏以聞詔延甚承襲知南丹州淳熙元年南丹州爲永樂州所攻使來告急廣西帥差官齋旗榜往二州說諭聽從和鮮十四年經略司奏莫延蔭乞承襲延甚官爵詔從之寧宗嘉定五年詔以莫延蔭男莫光照承襲知南丹州從經略司所請也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南丹在宜州西境地產奇材異藥惡獸毒虺其人剽悍以勁木爲弩聚毒傳矢中人立歿宜之高峰寨古觀州也與南丹接壤地勢極高南丹對境亦高二壘矢可相及南丹日通市於高峰少不如意則怨毒思亂其酋莫氏國朝命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

千。比內郡自號莫大王。聞入宜州則禮之以列郡。來已數十年矣。其說以謂宜州徼外西原黃洞武陽群小蠻卽唐黃家賊之地。崇建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時自相攻剽。今刺史莫延甚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洞歸明皆稱出宋延甚淫酷不能服其類。隣永樂州王氏與爲仇。歲相攻。乾道丁亥。與王氏戰敗。告急於帥司。帥司遣官爲和解。永樂益淬勵。有勝兵萬人。志滅莫氏。延甚乃益驕不奉法。至私刻經略安撫使及宜州溪洞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已丑歲。自

言州去產馬蠻不遠。願與國賣馬。乞於宜州置場。意欲藉朝廷任使。威制永樂。邊將常恭於交通。至爲代作奏章。至闕下。不經由帥司。樞密院是其說。差官置司。宜州余論奏宜州密邇內地。無故通道。諸蠻且開邊隙。不敢奉詔。且自行在所。捕得常恭。囚而劾奏其事。朝廷大悟。削藉竄之。九江永不放。還外有省民冒法商販入南丹。受其帖牒。至內地。幹事者多桂之。興安人余亦物色得其渠。送獄論如法。南丹稍讐。

撫水蠻

撫水蠻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建。曰古勞。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者。雖畚田收穀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卽徙他處。無羊馬桑柘地。曰帝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卽其酋所居。兵器有環刀。標牌。木弩。善爲藥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藥解之卽活。宋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扎奉職。咸平中。又數爲寇盜。上令邊臣

驅逐出境。其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爲饑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勗遣還。逾年。酋長蒙頂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漢誠蒙虔瑋蒙瑱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箭藥。誓不搔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旣而侵軼如故。太中祥符九年。數寇宜融州界。詔以知宜州董元巳不善撫綏。黜之。仍行招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乃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領兵討之。傷殺甚衆。

蠻逃竄窮蹙。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悉還所掠漢口資畜。歃血立誓。不敢復叛。乃還師。詔以撫水州爲安化州。撫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爲邊患。寶元元年。寇宜融等州。發兵討之。踰年乃定。慶曆嘉祐間。再入貢。其後首領月赴宜州叅謁。及貧巨板。每歲州四管犒。及三歲聽輸所貢兵械於思立寨。以其直償之。迺以官資遷補熙寧初。知宜州錢師孟等。擅裁損侵削之。土人羅世念等爲亂。攻殺寨官。詔遣兵討之。未入境。明年。世念等率其徒來降。各拜官。崇寧三年。復嘯聚爲寇。經略司

遣兵擊却之。大觀二年。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來止。詔知融州程鄰往黔南路撫諭。官吏推恩有差。紹興三年。蠻酋蒙全劔等寇掠省地。詔帥司討平之。二十九年。詔加安化上州蒙自臨等七人官勲。及賜錢帛有差。孝宗淳熙十一年。以知宜州馬寧祖。減刻蠻人生料錢鹽。致令犯邊降一官。十二年。廣西經略司言蠻人出犯省地。多用強弩藥箭。本路造木弩五十架。給付兩路踏射。并造藥箭備用。詔常切閱習。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安化州最驚悍。在宜州西境。官月給生料鹽以拊之。猶日侵省地。以耕民



不敢與爭。州亦不敢禁。頃有凌羅二將者。建炎間嘗率峒兵出勤王賊曹成人廣西。建大旗。購二人。二人遣健兵侏儒者數十輩。裁髮爲牧童。侯成兵過。自牛背曠弩以毒矢射之。中者立歿。成驚懼遁去。時盜滿四方。廣西獨晏然者。二將之力也。至今南人稱之。子孫有仕於州縣者。

### 黎峒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總纒。績木

皮爲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着甕中。卽成酒。俗呼山嶺爲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爲絃。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屬州者爲熟黎。其居山洞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宋至和初。有黎人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長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歿。詔軍士至。是貸其罪。紹興三十年。廣西運判鄧酢言黎州王文滿。結連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寨。復後犯省地。遂分遣官燒蕩巢。

穴。生擒黎賊王用賓等。詔令廣西諸司撫存歸業人戶。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欲下瓊管及三軍守倅措置。說諭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復省地。能說諭收復者。量功立賞。任內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透復鄉。蠲其逋稅。詔從之。六年。黎人王用休犯邊。萬安權守巡檢孫蒞等招諭之。遂定。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瓊管安撫請於朝。黎人王用存。王承福。陳頰等。招降復寨。有功。借補官資。彈壓邊面。義兵統制黃文廣。屢戰有功。並欲推賞。以澄邁縣

巡檢權移駐劄樂昌縣。控制黎人。其省民久陷歸業。蠲賦已責。從之。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居蔭。元係入貢。又自宣和以來。能撫諭諸黎。彈壓有勞也。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承襲宜人三十六峒。統領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祐熙寧間。歸順。彈壓三十六峒。捍禦隘口。正係瓊管咽喉之地。三世受朝廷誥命。至母黃氏承襲。彈壓邊界。用寧。紹興間。又說諭化外黎人。各安生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誥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間。補官守

寨。彈壓黎峒。嘉定九年。詔復許宜人王氏。吳氏承襲。  
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黎海南四郡。鳴土蠻也。  
鳴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鳴之中有黎母山。諸  
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  
常在霧靄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氛清廓時。或  
見翠尖浮半空。下猶洪濛也。山水分流四郡。熟黎  
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復跡黎母之  
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  
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甘美絕  
異爾。蠻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

供賦役者。名熟黎。各以所邇。分隸四郡。皆椎髻跣  
足。插銀銅錫釵。腰繚花布。執長靶刀。長鞘弓。長荷  
擔。跬步不捨去。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墟市。日  
晚鳴角。結隊以歸。婦人繡面高髻。釵上加銅環。耳  
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  
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群浴於川。先去上衣。自  
濯。乃濯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串入水。浴已。則裙  
復自頂而下。身亦出水。繡面乃其吉禮。女年將及  
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涅爲極細蟲蛾花  
卉。而以淡粟紋徧其餘地。謂之繡面。女婢獲則否。

女工紡織得中國綵帛。折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頭。精粗有差。居處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爲定。聚會亦椎鼓舞歌。親歿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舁櫬而行。令一人前行。人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卽爲吉穴。客來未相識。主人先於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於地。客卽坐。又移時。主人乃出對坐。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繼設中酒。遂相親。否則遣客。不復與交會。飲未嘗捨刀。三杯後。各請弛備。

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也。一語不相能。則起而相戕。性喜讎殺。謂之捉拗。所親爲人所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類。皆擒取。以荔支木械之。要牛酒銀餅。乃釋。謂之贖命。土產沉水。蓬萊。諸香。漫山悉檳榔。椰子木。亦產小馬。翠羽。黃蠟之屬。與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給商人。有信。則相與如至親。借貸有所不吝。歲望其一來。不來則數數念之。或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雖數十年後。其同郡人擒之。以爲質。枷其項。關以橫木。俟前負者來償。乃釋。負者。或遠或歿。無辜被繫。累歲月至歿。乃已。復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伺其同郡人來亦枷繫之。被繫家人往負債之家。痛詬責償。或鄉黨率斂。爲償始解。凡負錢一緡。次年倍責。兩緡倍至十年乃止。本負一緡。十年爲千緡。以故人不取負其一錢。客或誤殺其一雞。則鳴鼓告衆責償曰。某客殺我一雞。當償一鬪。一鬪者。雌雄各一也。一雄爲錢三十。一雌五十。一鬪每生十子。五爲雄。五爲雌。一歲四產。十雞併種。當爲六鬪。六鬪當生六十雞。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已。誤殺其一雞。雖富商亦償不足。客其家無敢損動其一毫。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人黎地耕種不歸。

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隴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隴南陲。旣不可取徑。則復桴海循隴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質直犷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湖廣福建之姦民。王命雜焉。侵軼省界。常爲四郡患。有王二娘者。瓊州熟黎之首。有夫而名不聞。家饒財。善用衆。能制服郡黎。朝廷封豎人。瓊管有號令。必下王豎人。無不帖然。二娘歿。女能繼之。其餘

三郡。強名小壘。實不及江浙間一村落。縣邑或爲黎人據。其廳事治所。遣人說謝始得還。前後邊吏端不敢言。淳熙元年十月。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人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瓊官司受之。以例詣顯應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犒賜遣歸。瓊守圖其形狀。衣製上經略司。髻露者以絳帛約髻根。或以絳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銀篦。或加雉尾。衣花讖短衫。繫花襪裙。悉跣足。是其甚飾也。惟王居則青布紅錦袍。束帶麻鞋。自云

祖父宣和中。嘗納土補官。賜錦袍云。

### 海南序略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理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豐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栢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數及

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至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黃文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治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一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鈎欄。之中有四人。一人執稍。一人執弓矢。一人執受。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時。難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鼓。鐵鼓。簧吹。蠶繫鼓。

或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沉之大海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阯南海行三十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七人以為流寓號曰馬留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柱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臺巖東臨大海屈珍道里紀又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後漢末大亂縣功

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子孫相承吳時

通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歆子逸代立其

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又出毒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

成時如鷲毛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

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沉香者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

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曰沉香次不沉者

曰棧香也又出猩猩獸爾雅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多琥珀松脂

淪入地千歲為伏苓又千歲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

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

斛削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產大



抵與交趾同。以磚爲城，唇灰塗之。居處爲閣，名曰干  
蘭。皆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  
西郡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  
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一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  
其長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爲  
紙。施椰葉爲席。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  
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履。賤者跣行。自林邑扶  
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纓珞。出  
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  
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林邑浦外有不勞山。罪人

亦送此山。令其自歿。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  
月。女先求男。由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人性  
凶悍。果於戰鬥。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樂有瑟笛。琵琶  
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蠶以節戎。其  
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婦人椎髻。四時暄暖。無霜雪。  
王歿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  
鼓舞導從。輦至水次。積薪焚之。收餘骨。王則內金鬕  
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  
於江。男女截髮。隨喪。日水次盡哀而止。有寡婦孤居。  
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尼乾道。

鑄金銀人像。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又來貢獻。成

帝咸康二年。逸奴文篡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

貨。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使為將。乃譖

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為王。乃攻旁

國。并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

日南。今郡也。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交州令安南府。求以

日南北鄙。今郡也。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

海路來貨。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

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

地。文又襲九真。今郡地。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

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遂率兵討佛走之。遂追至林邑

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

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其後頻

寇日南。九德之郡。金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

弱。至佛曾孫文敵。後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

諸農平其亂。而立為王。死。子陽邁立。死。子咄復。名曰

陽邁。初其父陽邁母始產。夢人以金籍之。夷人謂金為陽邁。故為名。至咄。慕文業。又名焉。宋文

帝元嘉中。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

振武將軍元幹討之。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

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

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皆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步騎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僞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合遺人。別建國邑。唐武德中。再遣使貢方物。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大火珠。其言不恭。群臣請問罪。帝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

之。頭黎歿。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弒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壻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蠟。女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三入獻。嘗獻火環。伏如水晶。日正午時。以艾籍。珠輒火出。云得之羅刹國。至德復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丹。執其僞驩。愛州都督。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船鎧。

###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

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裸。文身被髮。裸郎果反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爲主。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况歿。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歿。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爲王。是吳晉時也。土物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國人亦爲閣居。爲舩。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醜黑。鬚髮裸身。跣行。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獲。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殺羊角扣之。漼然水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着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于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鵬。入

海為玳可以截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竿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僑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僑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令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徧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鬚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隋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者言崑崙

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頗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叅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疑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人莫至與叅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典遜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頓遜廻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瓮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傳身焉。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鷺，口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沉海中，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廻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爲己有穢，乃更就大葬，以爲次行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也。

毗騫

毗騫國，梁時闡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歿，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居，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歿如常人。惟王不歿。又傳扶南東界卽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污，則

投火復更精潔。毗騫主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干陀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施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旣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

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旣覺心異之。陀羅本主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乃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旣至。摸寫帝形。以遠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歿。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同元年復遣獻方物。

按干藥利王夢僧所言一段。南史夷貊傳所載杜氏通典削之。蓋梁武好佛之志。通于華夷。適于陀利。以其時入貢。佞臣黠僧。遂立此說。導之以納諂。非事實也。島夷朝

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諷以希旨。宜無不可。况所謂瞿曇脩跋陀羅者。本佛之徒。亦欲其教之行於中土。又安知其不自神其說。以中帝之欲乎。越裳氏所以贊武王周公者。梁武豈足以當之哉。

### 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以金繩爲絡。

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嬰珞繞身。其國累埽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枷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歿。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歿。子婆加達多立。梁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 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多南海中洲土。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土氣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  
文螺紫貝。有石名埤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  
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吉貝如屨。及爲都纓。乃用  
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  
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  
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  
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  
擊鼓。王姓僑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  
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  
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

獻白鸚鵡。青蟲堯璠瑠玳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  
十種。其國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膺爪  
獸牙。穿耳傳瑠。以吉貝一幅繚于腰。以夜爲市。自掩  
其面。隋大業中。又遣使入貢。其王姓刹利邪伽。名護  
路那婆。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其東卽羅刹也。與婆  
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同中國。赤土西南  
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  
使者偕朝環王。南有珠柰者。汎交趾海。二月乃至。與  
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  
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

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  
尸利鳩摩又爲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  
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真臘所并

槃槃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  
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栗翼音翅栗  
翼父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記百姓多緣水而居  
國無城皆豎木爲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  
手交抱肩而跪暨九反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  
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教郎索濫次日曰崑

崑帝也次日崑崑教和

胡財反

次日崑崑教帝索其且

其言崑崑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爲古龍者其在外  
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以上爲鏃稍則  
以鐵爲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  
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  
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爲比丘呼道士爲貪宋  
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  
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香物十種六  
年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  
糖等香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賀

赤土國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竝隣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搭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位。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

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比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加邏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堂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

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  
華靡。唯金鑠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嫁  
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  
娶卽分則別居。唯幼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歿。則剔髮  
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  
建幡。吹蠶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  
國王燒訖。收夾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  
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稔。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  
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  
美。亦名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

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  
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  
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  
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  
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  
見狼牙湏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蠶擊鼓  
樂。隋使進金鑠以纜船。月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  
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  
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瓊金

盤金花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竝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飾。牛羊魚鼈猪蝸蝓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

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竝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明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  
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  
鼎。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璠絡腰腹下。垂至脛。  
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常  
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珞。臣下服制  
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友。二曰相高憲。三曰婆  
何多陵。四月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  
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  
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  
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

陀栢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狂代因而  
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  
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  
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  
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左手爲淨。左手爲穢。每  
旦澡洗。以場枝淨齒。讀誦經呪。又噪洒乃食。食罷還  
用揚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杭粟米餅。  
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  
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送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  
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其父母分財別居。

父母歿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  
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  
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  
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  
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  
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宜梁稻少黍粟果菜  
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  
實似冬瓜菴蘿花葉似棗實似李。毗葉樹花似木瓜  
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竝似棗而小。異歌  
單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  
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鮪背如鸚鵡有  
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其流  
行卽以白猪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  
畜多歿。人疾病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  
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  
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  
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竝立像於其館。隋  
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唐武  
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



陸真蠟半。南滌海。饒陂澤。號水真蠟半。水真蠟地八  
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蠟。或曰文單。曰婆鏤。地  
七百里。王號筮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  
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  
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卽  
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  
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蠟亦  
遣使入貢。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  
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  
竹弩射鳥獸自給。宋政和六年。十二月遣進奉使奉

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郎將摩君明擒噉等十  
四人來。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蕃。仰頭聖化。尚拘  
卉服。未稱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詔聽之。仍以其事  
付史館。書於策。明年三月。辭去。宣和二年。又遣使來。

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

其年授占城王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使琳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  
占城國王其後又加封邑

其地接占城之南。東至海

西至蒲甘。南至加囉希。其縣鎮風俗與占城無異。地  
方七千餘里。有銅臺。上列銅塔二十有四。銅以八銅  
象。各重四千斤。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建炎三年。  
以郊恩制。授其王金哀賓深檢校司徒。加食邑。後以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為常。紹興元年。廣南市舶司言其國附到蕃信。與知州提舉。詔勿受。如可備官用。卽估直償之。仍以省物回賜。十七年。宰臣奏其國王降制。加息事。上曰。日後郊祀。外國加惠。可令先次檢舉。庶知本朝懷遠之意。其國舊與占城鄰好。歲貢金若干兩。淳熙四年。五月。望日。占城主以舟師襲其國都。誓必報怨。慶元己未。大舉入占城。更立真蠟人為主。占城今亦為真臘屬國。夫真里富。真臘屬國也。其國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為鄰。所管聚落六十餘處。慶元六年。慶元府言其國王立二十年。遣使貢表。貢瑞象

二及方物。詔優答之。仍諭本國海道遠涉。今後免行入貢。

### 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至羅刹。

### 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逕理數城。覆屋以瓦。並為閭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

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環頸挂金涎衣。連反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為長官初至各選官寮助理政事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鑷鬚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為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疋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為飾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

屍以鬻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水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以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槩。反金鎮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閻婆

閻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

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紫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鼈雞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綾。吉貝布。翦銀葉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丹樹之中。蝦蟇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枕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

死者殺之。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者五七百輩。執兵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每半歲亦給金有差。土俗婚娉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髮。其衣

裝纏鬻以下至於膝。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真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崑燉廬麻。諸犀爲低密。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人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大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其後遂絕。宋太宗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陀湛。副使蒲亞理。判官李陀。鄒假澄等來朝貢。陀湛云。中國有真主。本國乃脩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真珠。繡花銷金。及繡絲絞。雜色絲絞。吉具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劔。藤織花簞。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簞。先是朝貢使汎船舶。六十日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船舶監察御史張肅先釋奉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波斯相類。譯者言云。金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曰夏至馬囉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本國亦署置僚屬。又其方言曰。舶王爲勃荷王。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項戴金蓮鑲子。手有金

鈎以帛帶縈之。名阿嚕。其國與三佛齊有讎怨。互相  
攻戰。本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之聲。卽出。或投以  
果實。則有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  
群猴食其餘。使旣至。上令有司優待之久。使還。賜金  
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其使云。隣國名婆  
羅門。有法善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又有  
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戴寶貨至廣州海岸。大觀三  
年。閻婆復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趾。建炎三年。制授  
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制等使。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閻婆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千戶。悉里地茶蘭固野。可特授檢校司空。加食邑實  
封。以南郊加恩也。自後每遇大禮。必加食邑。

阿羅陀

西南夷訶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  
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  
此微心。

阿羅單

阿羅單國都闍婆洲。宋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及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等物。十年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國。爲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教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 婆皇

婆皇國。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二十八年。孝武孝建三年。俱遣使入貢方物。以其使爲振威將。

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俱入貢。官其使。

### 婆達

婆達國。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貢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月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 丹丹

丹丹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唐延德郡。朱哇同。在哥山。正姓刹利。名尸陵伽。治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名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坐。

並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面。身冠通天冠。挂  
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馭象。  
其攻伐則吹蠶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治盜賊。無多少  
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  
沙牛。羖羊。猪雞。鶯鳴。鵲。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桃  
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蘇。蔓菁。梁中大通二年。其王  
遣使奉表。送象牙及晝塔二驅。并獻火齊珠。吉貝雜  
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唐總章時。又獻方物。

邊斗

邊斗國

一云

都昆國

一云

拘利國

一云

比嵩

國。並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  
四國。其農作與金隣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  
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  
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  
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  
疊華布。出金銀鐵。以爲錢。出雞舌香。可以含。以香  
不入衣服。雞舌其爲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



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利

薄利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並無衣服。

教焚

教焚洲，抱朴子云。教焚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矣。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狃狃。上音詰，下音屈。獸啖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佗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

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sup>其</sup>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新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山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使潔。又有加管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

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

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玄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隣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

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骨。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仗邦。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隨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訶陵

訶陵亦曰杜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

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楸閣。象牙爲床。若席出瑇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環有文字。知星曆。食無七筭。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歿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三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唐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

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比迦避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西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

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各婆那字婆  
未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樓居  
謂爲干欄以白氎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尸  
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並遣使者再入朝  
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于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  
鐘帝與之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  
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  
頃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  
龍和衆香積薪燔之

多蔑

多蔑國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辯夫  
之多少唐貞觀中通焉在南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  
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刺國東真陀桓國戶口極  
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  
木以十二月爲歲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  
霞朝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  
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  
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

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卽以爲妾。其王尸羅勅備伊說。卽其後也。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師子坐。東面坐。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一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稍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蘇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殺羊水斗。野獸有麀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國。在南海之南。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蒲越伽摩。唐顯慶五年。遣使貢朝。

占城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汎界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隸占城焉。東去麻逸國二日程。蒲端國七日程。北去廣州。便風半月程。東北至兩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兩日程。陸行半月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烏里州國無城郭。有百餘村村。落戶三五百。或至七百。亦有縣鎮之名。土地所出。箋沉香。檳榔。烏楠木。蘇木。白藤。黃臘。古具。花布。絲絞布。氎布。藤篋。貝多葉。簞。金銀鐵錠等物。五穀無麥。有秔米。粟。豆。麻子。官給種一斛。計租百斛。果實有蓮。甘蔗。蕉子。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扶譯之云。早教他託生。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國人多乘象。或軟布兜。或於交州市馬。頗食上羊水兕之肉。其衣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無絲繭。以白氎布纏其胷。垂至

於足。衣衫窄袖。撮髮爲髻。散垂餘髻於其後。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古貝。錦定。博易之直。樂器有胡琴。笛。鼓。樂鼓。樂部亦列舞人。其王腦後髻髻。散披古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爲飾。股脛皆露。躡革履。無鞮。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每午坐禪椅。官屬謁見膜拜。一而止。白事畢。復膜拜一而退。或出游看象。采獵觀漁。皆數日。方還。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千餘輩。各執弓箭。乃槍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一而止。日或一再出。每

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群婦人競割之。其王或以兄爲副王。或以弟爲次王。設高官。凡人員。東西南北各二分治庶事。無奉祿。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別置文史五十餘員。有郎中。貢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化等事。亦無資奉。但給龜魚充食。及免調役而已。又有司帑廩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無月奉。勝兵萬餘人。月給秬米二斛。冬夏衣布各三匹。至五匹。每夕唯王升床而卧。諸臣皆寢于地蓐。親近之臣見王卽胡跪而禮。稍疎遠者但拱手而已。其風俗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

逐邪。四月有遊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相合。州縣以土產物帛獻其王。每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爲塔。王及人民各以衣物香藥置於塔上。焚之以祭天人。有疾病。旋采生藥服食。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四人拽伏於地。藤杖鞭之。二人左右互朴。量其犯罪。或五六十至一百。當歿者以繩係於樹。用杉俗春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衆踏之。或以象卷撲于地。象皆素習。將刑人卽令豢養之人以數諭之。悉能曉焉。犯姦者男女共入一牛。以贖歿。負國

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其國前代罕  
與中國通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蒲訶  
散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菩薩石又有薔薇水洒  
衣經歲香不散猛火油得木愈熾皆貯以琉璃餅建  
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蒲訶散來表章書于  
具多葉以香木爲盛之貢犀牙龍腦香藥孔雀四大  
食瓶二十使回錫資有差以器幣優賜其王三年乾  
德四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太平興國二  
年三年四年俱遣使入貢六年交州黎栢上言欲以  
占城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  
撫之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八年俱  
入貢雍熙二年遣使入貢且訴爲交州所侵詔荅令  
保國睦鄰三年入貢儋州言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  
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開  
送占城人夷斯當李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分  
隸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  
等族三百一人來附淳化元年遣使貢方物且訴爲  
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皆爲所掠上賜黎栢詔令  
各守境三年遣使貢方物至道元年其王遣使來朝  
貢奉表詞甚慕順且言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



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今船舶乘便風部領歸國。上覽表。詔遣使廣州詢問。願還者悉復使回復。賜良馬二。遂爲常制。咸平二年。景德元年。俱入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賜之。四年遣使奉表來朝。表函籍以文錦。其使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于佛逝。北去舊所七伯里。使還賜物甚厚。大中祥符三年。來貢。四年遣使貢獅子。詔畜于苑中。使者留二人。蠻人以給豢養。上怜其懷土。厚給資糧遣還。八年。天祐二年。並遣入貢。三年。其使還詔賜國王銀

四千七百兩。并戎器鞍馬。海上又有蒲端國。三麻蘭國。勿巡國。蒲婆衆國。太平祥符四年。祀汾陰。並遣使來貢。蒲端國王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各乞如息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雜綵小旗五。從之。天聖八年。入貢。慶曆二年。獻馴象。皇祐二年。貢方物表二通。一以蕃書。一以中國書。五年。嘉祐元年。俱入貢。六年。獻馴象。七年正月。廣西經略司言。占臘素不習兵。與交趾鄰常苦侵軼。而占城復近脩武備。以抗交趾。將繇廣東路入貢。望撫以恩。信五月。入貢。賜白馬三。熙寧元年。入貢。乞市騾馬。詔

賜白馬一。令於廣州置驛以歸。五年貢方物。七年交趾李乾德言其王領兵三千人并妻子來降。且言其國自海道抵真臘一月程。西北抵交州四十日。皆山路所治聚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後討交趾以其素仇。遣使詔以乘機協力。蕩除使還言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其王以木葉蕃書回牒。詔使上之。然亦不能成功。後兩國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而占城趨紫震。大燕則東西坐。元祐七年又表言如天朝討交趾。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趾數入貢不絕。臣節難

以興師。答勅書報之。而以其使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木知突爲保順。郎將政和中授其王楊上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兼白州刺史。上麻疊言身縻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受俸給壯觀。小蕃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大夫懷遠軍節度使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郊恩輒降制加封邑。其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甃磚爲城。護以石塔。其戎噐以標鎗。旁牌竹爲弓。無翎箭。戰則五人爲甲。走則同甲。皆坐山。多香木。每歲官監民入山斫香。輸官之身丁香。如中國身丁鹽稅之類。

納足聽民貿易商舶到其國則差蕃官楫黑皮爲策  
書白字抄物數監盤上岸十取其二外聽交易 建  
炎元年年國王入貢遇郊息制授檢校太傅加食邑  
後以爲常 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亞娜遣使入貢  
詔受其獻十分之一既而福建市舶司言大食國人  
馬師點等誄占城入貢卽所奪本國物上以爭訟却  
之詔學士院荅敕洪邁引崇寧故事乞用金花綾紙  
寫詔禮部郎中李燾上言當從 紹興二十五年例  
用白藤紙况今進貢非實却而不受豈宜優其禮上  
曰李燾之論有理卽用近例邁以爲侵官自是與燾

有隙臣僚亦言鄒亞娜承襲若以禮入貢則當議封  
既大食爭訟難卽降詔俟再貢如禮然後賜命 乾  
道七年閩人有泛海官吉陽軍者飄至占城見其國  
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教之弓  
弩騎射其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厚賚隨以買馬得  
數十疋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瓊州不受怒  
歸肆行劫掠 淳熙二年詔帥臣張栻草書付瓊管  
司諭以中國馬自來不許出外界令遠所掠人口等  
自今不得生事知吉陽軍林寶慈令王三俊指引占  
城國人買馬圖利令本司取勘具奏二年占城發回

所掠人口見存八十三人又申乞與本蕃通商詔杖  
行下瓊管司朝廷加惠外國各已有市舶司主管交  
易海南四郡卽無通商條令仰遵依自來體例施行  
淳熙四年五月以舟師襲真臘請和不許殺之遂爲  
大讐慶元己未真臘大舉入占城俘其主戮其臣  
僕勦殺幾無噍類更立真臘人爲主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隣間於真臘閩  
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鈿箋沉香檳榔子  
也

無緡錢土俗以金銀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  
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  
鷄魚鵝鴨頗類中土有柳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  
麴葉所醞飲之亦醉樂有小琴小鼓毘喩奴踏曲爲  
樂國中文字用蕃書以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  
字上章表卽用焉累甃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  
人民散居城外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  
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糗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  
如泉州舟行順風月餘亦可到國人多姓清習水陸  
戰臨敵敢死伯於諸國其國在海中扼諸蕃舟車往

來之咽喉。若商船過不入，卽出船合戰，期以必死。故諸國之舟輻湊焉。唐天祐元年，貢方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栗寧遠將軍。宋建隆元年九月，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來朝貢。二年夏，又遣使貢方物。是冬，又來貢。其國別號先留王李犀林男迷日來。亦遣使同至貢方物。三年，又遣使來貢，回賜以白犁牛尾、白甕器、髹器、錦綵、鞍轡二副。開寶四年，遣使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簪薇水、萬年棗、偏桃、白沙糖、水晶指環、瑠璃瓶、珊瑚樹。八年，又遣使入貢，賜以冠帶器幣。太平興國五年，入

貢。雍熙二年，揣拱二年，俱入貢。淳化三年，冬，廣州言三佛齊朝貢使蒲抑陀黎前年自京回，聞本國爲闍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咸平六年，遣使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鍾以賜來使，俱授以官。大中祥符元年，其王遣使來貢，詔許赴泰山陪位于朝覲壇，遣賜甚厚。天禧元年，遣使奉金字表，貢珍珠、象牙、梵夾、經、毘喩雙，使還賜禮物獎慰之。天聖六年，其王遣使入貢，舊制蕃國使之貢，賜以聞金塗銀帶，時特以

慕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二  
渾金帶賜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暮化大將軍賜詔寵之。元豐中，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陸、香備方物。廣州受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天子念其道里遠，每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萬五百兩，官其來使，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五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主管國事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遂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令估直輸之官，而市采帛以報。元祐三年，遣使入見，以金蓮花、真珠、龍腦、撒殿宮，其來使六年，及紹聖中，再入貢，紹

興七年，有司議三佛齊國王勅告綾紙，並欲用黃色，餘依所賜。大食國例從之。二十六年，復入貢，乾道八年，國王書乞將銅搭船，顧人造瓦回蕃，詔從之。自後不許。淳熙五年來貢方物，乞比占城進奉例回賜，從之。詔免到闕，令泉州管待，章表遞奏，其子稱乾道四年承襲，乞依舊封爵，詔襲其父舊封，仍賜襲衣、金帶、鞍馬、幣帛，有差。

勃泥

勃泥國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二十日程，皆計

順風則爲其國以板爲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  
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  
右者爲大人。王坐繩床。若出卽大布單坐其上。衆舁  
之名曰阮囊。戰鬪者則持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  
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皮  
雞魚。無蠶絲。用古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婚娉之資。  
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古貝布  
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輦。載棄  
山中。二月始耕。則祀矣。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地熱  
多風。兩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鼓歌舞爲樂。無器皿

以竹編貝多葉爲器盛食。食訖棄之。其國隣於底門  
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  
皆不灰。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二  
年。其王向打遣使貢表。貢大片龍腦。米龍腦。蒼龍腦。  
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  
類。木皮薄瑩滑。色微綠而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  
可盈握。其字小細。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國王  
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歲。願皇帝萬歲。今  
遣使進貢。向打聞朝廷無路得到。昨有蕃人蒲蘆歇  
泊水口。令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

風吹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人皆大喜，卽造船船，令蒲廬歡導，達入貢朝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每年脩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得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其表文如是。詔館其使於禮賓院，優賜以遣之。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

注：釐

注：輦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西天竺二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屯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

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雜木。其第一至第三城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卽主之所居，屋四百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西十二，其南八，其北十一。今國主相傳三世矣。民有罪，卽命侍郎一負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主與四侍郎膜拜于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



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嘗饌執事有婦人其嫁妻先用金銀指環使媒婦至女家後三日會男家親族約以土田生畜檳榔酒等稱其有無爲禮女家復以金銀指環越諾布及女所服錦衣遺壻若男欲離女則不取聘財女欲却男則倍償之其兵陣用象居前小牌次之梭槍次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地產真珠象珊瑚玻璃檳榔豆寇古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蘿千年棗椰子其羅崑崙梅婆羅蜜之類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臍佛桑

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綠黑豆麥稻地宜竹自昔未嘗朝貢宋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主羅乍羅乍遣進奉使侍郎安里三文副使蒲加心判官翁勿防援官亞勤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捧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達人慕化之意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乍言昨遇舸舶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大嶽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古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

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  
邃古，遂建太中。衣裳垂而保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  
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  
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  
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臨有赫。顯今古未聞之  
事，保邦家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醢雞，賤如芻狗。世  
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謠  
頌，普及遐陬。限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  
之曠絕，在跋涉以稍難。是敢傾剖赤心，遙瞻丹闕。任  
上作貢，同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

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凡真珠衫帽各一。  
真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  
支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  
羅乍既聞商舶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  
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王文等入貢。王文離本國  
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占賓  
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  
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古不牢  
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  
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

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閣門祇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龜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調於啟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廻降詔羅茶羅乍。賜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毘欄得麻烈。祇奉方物入貢。至廣州病歿。守臣以其表聞。詔廣州宴犒從者。厚賜以遣之。明年二年。其王遣使以泥金表進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其使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

珠於御榻下而退。景祐元年。以其使蒲押佗離爲余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本國。熙寧十年。復遣二十七人來獻。豌豆珠。麻珠。瑠瑠。大洗盤。生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薷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鵬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龍腦。登殿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藥宣勞之。以使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答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按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凡千一百五十日而至。其去中國最遠。

又自古未嘗相通。至大中祥符間始入貢。然其表文叙述有理。詞采可觀。略無島夷侏離鄙俚之談。有類中土操弧文士之筆。高麗交趾反所不逮。竊疑史文容有緣飾。非其實也。

州眉流

州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竺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三十五程。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

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居。亦如小駟地。出犀象。瑜石紫鈿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霜雪。未嘗至中國。宋咸平四年。國主多湏機遣使打古馬副使打臘判官劄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金。鎗鐵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紫鈿百斤。紅氈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湏機詔書。以敦獎之。

蒲茸

宋崇寧五年。蒲茸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尚書省言注輦役屬三佛齊。故熙寧中勅書以大背紙緘。以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匣襪。今蒲甘乃大國蕃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  
大食。交趾。諸國禮。凡制詔。並書以白背金花綾紙。紵  
以間金鍍匣。銀管。蓋用錦絹夾襪。緘封。以往從之。

南毗

南毗國在西南。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多風。王  
出。先差官及兵卒百餘人。持水洒地。以防颶風播揚。  
精飲食。鼎以百計。日一易之。有官名翰林。供王飲食。  
喜戰鬥。善力。稍習弓箭。鑿雜白銀為錢。鑲官印記。民  
用以貿易。上產珍珠。諸色苧布。其國最遠。番舶罕到。  
有時羅巴。智力于父子。其種類也。人居泉之城南。自

是船舟多至其國矣

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千里。宋熙寧七年始入。  
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  
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里。十世矣。  
人語音如大食。地春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  
疊布。出入乘象馬。有俸祿。其法輕罪。杖重死。穀有稻  
粟。麥。食有魚。畜有胡羊。山羊。沙牛。水牛。囊它馬。犀。象  
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珍珠。玻璃。密  
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



鄠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

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

後母納娶嫂發音離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繁

熾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

百犢女披大華氊以為盛服一狗皮直數十四

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

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

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

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子太康失國

四夷皆叛及后相立乃征吠夷即犬戎也夷者七

四蕃之總號

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泄啓入代

孫帝臣之子后櫟之亂吠夷人居邠岐之間

邠今新平郡岐今扶

風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

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

武丁高宗湯曰高宗伐鬼方也後漢史西羌傳

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

羌莫敢不來王言因高宗討伐然後氏羌朝享按

商頌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

言殷道衰荆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美其功也

又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成湯之時遠夷西方氏

羌之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

責之之辭非謂高宗時氏羌也時高宗亦伐荆楚

蔚宗不詳誤引此詩以附合也又按竹書周王季

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在今好時縣西

北而避于岐下在今扶風郡界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

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自是之後更伐始呼騶徒

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及武王

伐商羌髡率師音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

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

衰弱及宣王立召秦莊公與兵伐破之其後侵盜

不已至幽王昏雲西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酈山今京

兆府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

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徃徃有戎於是涓首

有狄獯邾狄獯並今隴西郡邾並涇北

有義渠之戎今安化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今洛交州

渭南有酈戎即今昭應縣聞在中國與拒泉臯之戎今洛交州穎

洛以西有蠻氏之戎今穎川郡地聞在中國與諸夏盟

會後晉滅驪戎今昭應縣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

主時秦晉自瓜州今嫩煌晉昌郡地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允姓之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

僖公之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本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

縣焉水口曰汭今京兆府北新平彭原之間一云汭在新平宜祿縣亦有宜祿水東及輶

輶今河南府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河南山北



郡以東至陸渾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茲廣與晉伐周左傳魯昭公九年晉

大夫梁丙率陰戎以伐潁潁周邑陰戎即陸渾戎也景王使詹桓伯責晉平公曰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晉之咎也後陸渾戎

叛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至周貞

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

後穆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

牽洲音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是為強盛

屢為人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

安寧鄉河池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北地武寧朔及五原等郡地上郡

焉今上郡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中部延安咸寧等

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蕃服春秋時陸渾

蠻氏戎稱于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

種皆反舊為酋豪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

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

於狄道安故今金城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

西置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地其後先零種圍枹罕今

鄉郡縣零音憐枹音浮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

代又寇金城今金城會寧西趙充國立屯田且討

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

服。後漢光武建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

千口於三輔。今京兆馮翊扶風涇陽等郡地和帝以後。又反叛。豪

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地東犯趙魏。今趙魏鄴

等郡地也寇及雍城。今河內郡北故城也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

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

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

焉。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

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于陰山。

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為

強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

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遯。收其

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

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之號。後魏臨松郡今

張掖郡張掖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

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

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

大敗於大非川。武太后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

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

明戰歿。因贛府殺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

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劔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劔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剽女遇。合於野。女耻其狀。彼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折支河。湟中河。今金城隴西

安鄉郡之西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劔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劔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劔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域。今欲復忍季父申畏秦之威。將其眾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

西數千里。與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

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犍牛種。越雋羌是也。今越也。或為

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

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

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人興盛。從此起矣。及忍

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

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

略地西。逐諸戎。北却眾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

時。研種留河。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也於是徙

留河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

等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

塞在今西平郡西北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通

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

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

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地在今金城郡遂圍枹罕漢遣

將軍李息將軍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

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

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

相與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

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至浩亶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

爾曹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

謀乃擊之开音牽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傳議往返者

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

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

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湟

飢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聳黃羝並各是羌種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從爰劔

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

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

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

燒當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

涼州部郡。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皆有降

羌。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

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

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今漢川巴蜀川置

蠻夷騎都尉。幽州部。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北平。即當時幽州。置領烏

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

歲時循行。問其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

羌夷為吏耳。日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

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

職省。建光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隴西太守

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郡隴西。今隴西及金城

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皆是。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

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由是始強。至

於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

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

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

索西城。在今和政郡界是。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

迷吾子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郡率兵破

之。

之羌衆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人遠踰

賜支河首即析支河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種脇

諸種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郡兵擊滅之時

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喻麋相曹風上言隴

縣名在今汧陽郡界榆音俞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

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

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

難以攻伐南得種存鍾存別種羌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

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綠山瀆水以廣田畜故

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

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

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逐諸羌置

西海郡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

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

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

都尉將徙徒出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史上

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

西耶屯田五部耶水各也分流左右在今寧塞郡增逢留二部帝皆

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郡

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歿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

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滿愁怨安帝永初

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

歸南濠滇零與種羌大為寇掠南奴感反征西校尉任尚

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地在今天水郡尚軍大敗於

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帝參狼上郡西河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

可勝數諸郡屯兵救之三輔三輔即京兆扶風馮翊也今京兆扶風涇陽馮翊

郡也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

今西平郡鐘羌又沒臨洮今和政郡軍營久出無功

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今扶風郡縣如西京三輔故

事至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

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

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

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眾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

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雖虎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

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

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荅其

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

四府皆從。詔議時。漢中太守鄭勤戰歿。羌勢轉盛。遂

徙金城郡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元居縣地。今郡廣武縣。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即今隴

西郡羌衆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

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今魏業

趙國今趙郡地常山今郡中山今博陵郡地繕作塢堠六百一

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

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

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地即今金城郡縣。安定徙美陽。漢定安郡理臨涇縣。

地在今郡縣也。漢美陽縣屬右扶風地。在今京兆府三原縣。上郡徙衙。上郡理唐施縣地。在

今上郡隴泉縣。漢衙縣屬左馮翊地。今是白水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

刈其禾稼。發撤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

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歿亾咸棄。捐老弱。或為

人僕妾。喪其大半。滇零歿。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

屯河內。今郡地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為塢壁。設鳴鼓

零昌進兵寇雍城。今河內郡地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

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懷

今河內郡武陟縣地也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

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

此出不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今馮之北。洛交以南。侯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益州今洋州。漢中等郡之地。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楚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帑他反。

延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對置虛耗。

并州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鴈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上黨樂平等郡地也。接秦地。除三輔屬司隸外。並屬涼州。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上郡今上郡中郡。延安咸寧等郡地。武威張掖並今郡地。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

射虞詡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人利。上漢郡龜茲縣有鹽池。在今上郡銀川之間。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水春即水淮也。河漕通船運也。用功省

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朔方即今郡。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元元被災。衆羌內潰。郡



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裨蔽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圍陵單外。圍陵謂長安諸陵國也單外謂無守也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侯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以湟皮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前爲十部。二年。復置隴西

南郡都尉如舊制。漢南郡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縣永和中。以來

機爲并州刺史。劉乘爲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姓嫉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嫉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害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今西平郡西地雜種羌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

平等郡地也漢陽隴道並今天水郡地

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

百姓賢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沒於是東西羌遂大

會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

殺傷長吏武威太守趙冲追擊冲雖戰沒而前後多

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叛十餘年間費用八

十餘萬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入牢價皆以珍寶

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

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

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

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鬪且行晝夜

熲

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山在今西平安

界界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各萬餘

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

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不已復遣段熲擊之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

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曰狼子野心

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領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

近塞內久戰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

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今榆村郡即漢雲中五原郡地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癡

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

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

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

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

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

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頻與先零諸種戰斬

首八十餘級頻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斫既到涇

陽今平原郡平原縣地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頻性果慮輕負敗難常

宜且息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言曰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

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云臣兵連年累見

折衄又言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之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

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

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非為深險絕

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誕亂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前當煎亂邊。馬援遷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殫。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頰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亭山。今在平原郡蕭門縣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

又先令千人於西縣。今天水郡上邽縣地結竹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裨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爰劔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河首以西。及在蜀漢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鐘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

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時勝  
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耗等絕遠未常往來。羗牛  
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中平元年。  
北地降羌先零種。及枹罕河關郡盜。因黃巾大亂。乃  
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致金城人  
邊章韓遂共殺金城太守韓懿。攻燒州郡。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詔遣破虜將軍董卓討羌大破之。興平元  
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焚稠擊破之。斬首數千  
級。

姚氏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世爲羌酋。其燒當雄於洮窰  
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  
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  
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  
亭那。玄孫柯廻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  
廻生弋仲。少英毅。衆畏而親之。晉永嘉之亂。東徙榆  
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  
史扶風公後。歸劉曜。曜以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曜  
亡。復事石勒。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石  
氏之亡。遣使降晉。詔拜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弋仲歿。子襄嗣。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引兵圖關中。兵敗。為符生所殺。襄弟萇降于生。符堅以為龍驤將軍。封益都侯。堅敗于淮南。歸長安。萇叛之。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後襲堅執而弑之。遂僭即皇帝位。國號秦。傳子興。泓三十二年而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及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

西河池開湟中。今西平郡地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

雖依附縣官。而首施首施猶言首尾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

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

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今居

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

北宮伯玉等。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

亂隴右焉。今天水郡以西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

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

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郡種蠶起。遂解仇讎。

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損弃。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廻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代樹。塞其戀土之人。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

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首捷。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履千折之道。始殆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



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痾於心腹也。其根為盡借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之勞。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嗚呼。夫識微者之為乎。

氏

氏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隴東北。今通化郡地之東北廣漢之西。

今梓潼遂寧德陽郡地之北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

蚺氏。蚺而吉反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

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氏人勇戇。冒貪貨。歿利

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禱

縣。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

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

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

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氏人

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氏人復叛。

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徙討破之。至後漢初

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氏人豪齊鐘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寇盜郡縣。不足爲大患。魏武之初。諸氏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氏帥齊萬年。華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

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武丁而憊於鬼方。有周文主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宣宗納單于之朝。以无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收夷狄也。唯以待之有。

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携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戎處伊洛之間。搜瞞之屬。瞞莫干反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震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間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互盪。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渝中之地。秦滅義渠之種。

始皇帝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切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酆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屍喪帥。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

頰

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濟源縣侵及河內。今郡地乃建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今河陽縣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怵狀。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代之寇。唯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枝奔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

於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土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為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鐘。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甚。則生其哀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

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定。徙馮翊。郡今

地北地。今彭原郡新平。今郡安定。今郡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

析枝之地。徙扶風。今郡始平。今金坡武功縣地京兆之氏。今京

北府地出還隴右。著陰平。今郡武都之界。武都今郡地廩其

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

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序之

義。下爲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

遠絕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

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

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

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

饑累荒。疫癘之災。扎瘥天昏。凶逆旣戮。侮惡初附。且

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寧息之有

期。若枯旱之思雨。誠宜鎮之以安悅。而子方欲作役

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

人。遷乏食之慮。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

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猾

夏。擅相署號。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

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

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徙。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

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仰關中之穀。以令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澗而不爲侵掠之害。令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投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代。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耶遂衰弱。

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靈帝時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南單于也由是以扶羅羌渠之子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代表喪亂。遂奔豐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遣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厥泉。於扶羅之地聽其部落散居六部。太原西河平陽上黨樂平地今郡地新興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猛卽元海之叔父右賢王連結外虜。之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反攻城邑謀殺長於穀遠卽

今用城郡人康縣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

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城。可爲寒心也。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戶落百數。子孫孳息。孳音茲今已千計。數代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湏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也。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為戰國者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為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氐酋楊勝為部落。大帥滕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於上平地立宮室。東圍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十萬。漸漸分滅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主。千萬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遷居略陽。楊氏與符氏同出略陽略陽地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王。關

今天水郡隴城縣

中人土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附

於晉。受官爵。符堅遣將楊安符雅等討纂克之。徙其

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宋奴二子佛奴佛狗奔符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為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歿將家奔隴右。徙理歷城。歷城在今同谷郡西十里去仇池九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人得千餘家。進平天水略陽郡。天水略陽並今天水郡地後與乞佛乾歸戰。遂有秦州之地。今天水隴西同谷武都陰平郡地定軍敗見殺。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至子難當。時宋梁州



刺史理漢中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法護

委鎮奔洋州今洋州郡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文帝元嘉十年難

當自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

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

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直到武興攻下辯今同

谷郡同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是將妻子奔後魏難

當從弟文度自立為武王後魏遣將皮歡喜破殺之

弟文弘自為武都王至孫紹先為後魏將邢蠻傳堅

眼所破滅以其國為武興鎮今順政郡後改鎮為東益州

後唐永為刺史氏人反攻圍州城永歿氏遂削平城

堞因此復為氏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岐州氏符

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遣侯莫陳順等討破之

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為刺史

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符氏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

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

為氏父懷歸為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謠曰

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洪施多權略驍武善

騎射晉永嘉之亂宗人蒲光等推洪為盟主劉曜僭

號長安。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又降于石虎。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虎歿。洪降晉。有衆十萬。詔以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歿。子健去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使告喪。自稱晉安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率衆西行。入潼關。取長安。遂僭卽皇帝位。國號秦。傅生堅丕。登五世。四十四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三

終

